


# 新華日報編輯部徵求讀者意見啓事

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創刊以來經常得到讀者們的愛護、鼓勵和幫助，所以能存在，改進和發展。過去一年中，本報根據人民的要求和讀者的批評及建議，盡力改進，使能在堅持抗戰團結民主方面，盡其人民喉舌的作用，但是缺點還多，錯誤難免。爲了進一步改進內容，而在挽救危局，準備反攻中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懇切的要求親愛的讀者們，對你們自已的報紙，提供批評和建議。……本報希望知道讀者們對下列幾方面的意見，但是，決不以這些方面爲限。

一、[illegible]

二、[illegible]

三、[illegible]

四、[illegible]

五、[illegible]

六、[illegible]

七、[illegible]

八、[illegible]

讀者們的意見，請隨時送交本報，本報將隨時彙集研究，並將在本報七週年日（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整理發表，決定採納實行。

附註：請填明職業及姓名



# 本報尋人啓事

本報報丁田茂然一月三日外出送報下午在山洞間歌樂山途中失蹤除呈請有關機關查緝外特此登報找尋此啓

## 友聲

# 提高政治積極性 加強推動民主運動

白克

最近民主運動的開展，改變了過去的情勢。青年朋友見面反復談論的，是關於目前局勢的發展，和交換大家從各方面得來的有關國內團結民主的消息。十分自然的，青年朋友們的政治積極性是大大提高了。他們從長遠的日子以來，就多麼的盼望民主浪潮的湧起來啊！「民主是生命的活力。」有理想、有認識、有熱情的進步青年朋友們，都是生命活力最強的，他們怎能不懷抱無比興奮的心情，來迎接民主的浪潮？又怎能不熱切地關注目前局勢的每一步發展呢？

最近以前正面戰場急轉直下的危局，更強烈的喚醒了國人的心弦，那些似乎一度長久的窒息麻痺了的心靈，也被震驚起來了。……

# 美海空軍大舉轟炸仁牙因灣

# 呂宋登陸已經迫近

（中央社珍珠港八日合衆電）……

# 巨機重創敵軍需工業

# 美新任駐華大使 赫爾利昨遞國書

頌詞說：希望看到一個自由統一和民主主義的中國逐漸出現。

（中央社訊）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八日上午十一時在國府向蔣主席呈遞國書……

赫爾利頌詞

主席閣下：本人茲向……

## 今日重要新聞

㊀美海空軍大舉轟炸仁牙因灣，呂宋島登陸已迫在眉睫。

㊁美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昨日呈遞國書。

㊂戰時生產局中美聯合生產委員會成立。

㊃膠東反正偽海軍，編成海防支隊。

㊄敵寇在華空軍主力三分之一已被擊毀。

# 膠東反正偽海軍

# 編成海防支隊

解放區人民親熱歡迎他們

# 蔣主席答詞

# 日寇妄想逃避侵略責任

# 蘇聯雜誌痛加抨擊

# 敵寇在華空軍主力 三分之一已被擊毀

陳納德將軍發表美十四航空隊上兩月份戰果比較

# 蔣主席歡宴

# 國民黨將召開 六次全代大會

日期已定五月五日

# 歡迎瑞德曼

# 中央研究院定期舉行 蔡元培誕辰紀念會

・李四光將作學術講演・

# 太平洋學會大會

# 葉理夫就職

# 戰時生產局 成立中美聯合生產委員會

# 我擊潰侵陷霞浦敵寇

# 十四航空隊夜襲汕頭海面敵護航隊

# 救濟湘桂難胞

## 東南西北

## 要聞簡報

## 有廣大的人民作基礎

# 旅居英美法瑞的波蘭人 擁護波蘭臨時政府

### 一致認爲是合法的國家機構，將加速自由獨立民主波蘭的復興。

（塔斯社盧布林七日電）波蘭通訊社息：巴黎的波蘭僑民會，致電波蘭臨時政府稱：「我們代表法國的波蘭流亡人士，熱忱慶祝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成立，那是波蘭人民的真正代表，那是從德國佔領下解放出來的民主波蘭的最高權力者。波蘭流亡人士，願同國家與政府保證，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以便支援解放波蘭的鬥爭。」

[illegible]

「我們歡迎盧布林波蘭臨時政府的成立，那是波蘭人民的唯一代表，……一定要使波蘭在聯合國家的公社中恢復應有的保衛地位。我們信任新政府，必將加速波蘭的溯進解決，加速自由獨立民主波蘭的完全復興。」

[illegible]

# 多瑙河北岸蘇軍發動攻勢 突破奧匈邊境德寇防線

## ·東線·

（本報綜合報導）在從匈牙利不原通往維也納的道路上，蘇軍正與德寇進行著激烈的大會戰。在布達佩斯西北，沿多瑙河南岸，不顧慘重損失，企圖援救被圍在匈京的德軍，德寇以強大的步兵和坦克，向蘇軍陣地猛犯，六天來，在蘇軍頑強抵抗下，已被擊退。

但在同時，馬利諾夫斯基將軍所指揮的烏克蘭第二戰線軍隊則在多瑙河北岸，發動攻勢，推進了二十公里，並解放了喀爾巴阡山以西的鐵路樞紐城市。……突破了奧匈邊境德寇防線……

[illegible]

# 美孤立派主張荒謬 公然反對無條件投降原則

### 斯退丁紐斯加以嚴正譴責

（中央社華盛頓六日合衆電）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頃發表聲明，謂蒙參議員惠勒主張以放棄無條件投降原則……

### 高爾金聲明 謠言不可信

[illegible]

## 美參衆兩院 歡迎總統咨文

（中央社華盛頓六日專電）羅斯福總統的國情咨文，今天在兩院聯席會議由人代讀。全場議員靜聽，……一致起立鼓掌，熱烈歡迎。

## 蒙哥馬利 讚揚美軍

（中央社比利時某地七日合衆電）……

[illegible]

# 閒話農情

▵合川通訊▿

[illegible]

## 赫斯行動自由 在英博覽名勝

[illegible]

## 范崇實等

[illegible]

## 爲什麼煤荒？

[illegible]

## 木刻工作者 要爲民主奮鬥

研究會昨三週年紀念

[illegible]

## 德製造V2的工廠 被丹麥志士炸毀

[illegible]

# 比境盟軍攻下巴拉奎 萊因河西岸敵擴大橋頭陣地

## ·西線·

（本報綜合報導）英美盟軍在阿登山區德軍突出陣地北翼繼續進攻，已佔領重要交通中心巴拉奎，切斷德軍退卻線之一的……。在亞爾薩斯北部，德軍正擴大萊因河西岸的橋頭陣地。

[illegible]

## 畫展消息

[illegible]

## 樂山點滴

[illegible]

# 敵人把祖國切成兩部 淪陷滄贛那天通航

### 我是東邊人想念家鄉

[illegible]

## 富順童寺鄉 有人壓迫抗屬

出征軍人劉森

[illegible]

## 去年的米貼 到如今還不發

[illegible]

## 缺了東西亂怪人 請社會人士公評

[illegible]

## 新年剛過去 物價波動劇烈

[illegible]

## 某大學出納 在官家嶺被擄

[illegible]

## 來函照登

[illegible]

# 拿着槍對人民 老百姓怎不怨恨

[illegible]

# 法國抗戰會議 推薦省長市長

### 多列士返國，人民大歡迎

（本報訊）法國全國抗戰會議已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巴黎開幕。……

[illegible]

讀者園地

新華副刊

# 我們的希望在那里？

古月

秋末虎嘯被接連十幾天的陰雨，打得變成初冬的現象。肚子一餓，兩個肩膀就不覺縮了起來。無親無友，更找不到那裡是停脚的地方，萬般無法之下，只有逛大街了。落着雨，地面上泥濘得很，那雙有幫無底的破皮鞋拖在水里，冰的全身冷得發抖，這樣的日子像是永沒盡頭的。

我和着振剛兩個，是最近從淪陷區很近的一處高中畢業的。在學校，我們的成績照常都在八十分以上，因此獲得了保送××大學的資格。父母歡快的流下眼淚來，在極困難的情形下允許我們到後方來求進步，那裡寄託了多麼大的希望給我們啊！

剛剛出河南，因爲戰事的關係，我們的行李衣物丟掉大部分，後來視爲生命線的保送証件，和剩下的錢，在車站上又全部被竊。還幸好在路上遇見了一位同學的母親湊到了一千二百元，雖然一次次受到意外，可是對於前途的光明希望，讓我們一點也不灰心，在××到重慶一天中的時間里，我們僅吃了一頓不飽的飯。

車到重慶了，我們真興奮透了，我們總算到了目的地。保送公事一到，問題都可以解決了。搜搜口袋，還餘八百六十元。狠狠心我們決定吃頓飽飯，誰知吃完一間，竟化去了一百七十元，依着地址我們向臨江門走去。數着數着，要我的門牌馬上到了，在傳達室一問，原來要會的王伯伯已於十日前給裁員裁掉，可是我倆睜開眼睛又悲觀論呢？只有再去他寓找，拖着二十幾日長途旅行後之的身體，走着，走着，倆個人完全陷入可怕的沉默中，及至到了王伯伯家，已是萬家燈火時分。

找是找到了王伯伯的家，伯父不在，到江津活動事情去了，只有伯媽和兩個小弟弟在。伯媽一方面憐惜着我們的遭遇，也訴說着他們生活情況，當然我們心裡是明白的，沒辦法，只好老着臉皮，等王伯伯回來，給生法子；其實依我們的計算保送公事最遲也不逾十天可以到，我們在××已去了電報和快信，我們帶着希望心情渡着這苦日子。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發着數着已一星期整了，照然今天沒有了希望，我們又伯媽來日，可是十天十五天早已溜走，仍然沒有半點消息。

王伯伯從江津回來，事情沒有找成，反而無宜了債務，整天愁眉苦臉的。

一天我們去拍電報回來，剛跨進門，就聽到伯媽一面哭一面說，一聲沒一陣的直向我倆耳朵裡鑽：「……還自己老婆孩子都養不活，還裝面子，伕空謀……你不開口，可有什麼辦法呢！…米、米吃空，柴、柴燒盡！…還叫什麼日子呀！……」倆個人都呆著了，就悄悄退了出來了。

就這樣，我們只有流浪的份了。你一天我們還可以用掉我們僅有的一百二十元我一間旅館，在一個小床上兩個人都沉默着，我翻來覆去睡不熟。靠像也不安的轉動著。我想着——再害我們也只有等待，雖然等待是世界上最害的事。可是我又拍憂着目前的饑餓，覺得可怕，我只好望着天永遠別亮吧！而肚子就開始嚷了呢。

第二天照常了一天的肚子出來，我們無目的的走着，走着，在將近中午時分振剛不見了，然相信他不會用甚麼意外，但分明不會有他的影子，我急得什麼似的，一時，沒有法子，只好一個人徘徊在馬路上，一連幾個鐘頭，東張西張，小停事，搶先發名，都數着罷了。天將要黑下來的，沒辦法，我只好又回到原來住的那個小客棧里去。奇怪的是當我跨進門時，首先發現桌子上有一個黃紙包，當撲巴很大的信在床上了，我趕忙跑到桌邊，看那紙包裏究竟是什麼東西。怪！三個油條和撕下的大半個大餅，這分明是留給我的。不管怎麼，我先吞下再去問他倆究竟。後來才知道他是在路上幫人搭過一次包，掙了一百八十元，八十元買了餅，一百元還放在口袋裡做爲今天旅館用費。

第三天我們又逛馬路時：恰巧碰到王伯伯，他急切的告訴我們學校有了信。這一喜非同小可，馬上跟他一齊往悶路奔，當後早一個人向前飛跑在前近王伯伯家的門前時，我聽見靠樓後香香的拖了出來，我擦頭右手握着那巳拆開的信，沒有等我開口，伯巳灰白了臉抓緊了我的手，又顫聲的甩開了，將那封信遞了過來呢：「這就是希望」。當我完全明白了時，我倆昏倒了。

完了，多少日子的奔波，多少次的冒險，又是多少時日的饑餓，所得到的結果竟然是這樣——這信是一位先生寫來的。「關於保送事，因爲校長已離開，新校長到此事不加承認，并云舊校長已無權利過問，關於此事絕無希望，盼速生他法爲妙！」……

怎麼辦？到了這時，我不到工作，人還得吃飯，人還是要活下去的啊！

十幾天來我們全是依靠氣力了來換些錢喂一喂肚子，誰知振剛他又病倒了，溫度達到了一〇六度，有人說是傷寒，依着病情也完全與傷寒符合。這是一個相當緊迫而費時日的病啊！旅館老板扳着臉孔來索了兩次錢了。我掙扎着去街上給人扛東西，又遭了別人排擠。

幾天來藥粒已顆粒不進了，溫度有加無已，昏沉着沒有半句話，問也沒有回答，我怕失掉了他，他還年青——可是我們的希望在那里？我怎麼辦呢？……

# 李督察員

艾零

和李健武相識，是二年前的事了。雖然和他相處不到三個月，但到現在，我對他的像貌和言談還記得很清楚。他的影子，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一想到他，我便想起了他的工作，想起了無數殘痛苦的靈魂，心中便不由得充滿了悲酸和憤慨。李督察員所以給了我這樣深刻的印象，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李健武是××縣××局裡的一個督察員。那時，因爲某種問題，我和另外五個同學共同被押在××局裡，但也許因爲我們是學生，並不將我們關在拘留所裡，而是叫我們住在一間不用了的倉庫裡面。並且還允許我們隨便在那小院子內走動。有一天上午，我正在讀面前的桌子上抄寫一篇英文，以排解寂寞和苦悶，李督察員走到我身邊，將下來了看我的抄寫。我站起來，向他點了點頭說：

「請坐。」

「不，你寫你的，我隨便看一看。」但他瞭着，卻在我身邊坐下了，於是我們便談起來了。

「你是山東那裡的？」

「那好極啦！我是徐州人，還算得是同鄉呢，哈哈，家鄉朋友，以後常到我房裡來玩。」第一次和他談話，他便把我認了家鄉朋友。從過去談話裡，我知道他在四川已經過了五年，是又官學校裡的畢業生，在那裡已經幹了將近一年的督察員。

他大約有二十三四歲的光景。有着高而粗的身材和寬大的肩膀，看去好像是一個健壯魁偉的小伙子。但如果你一仔細看他的臉部和神情，便知這他那個時候的，是受了過度的消耗的。笑時，兩頰上的影皮皺成兩條溝。一對大而黑的眼睛，眼泡腫腫的，時時告訴着他是一個睡眠不足的人。談起話來，時常打呵欠，有時張着呵欠，會擠出眼淚。他說話的聲音很高，而且喜歡帶些「他媽的」，好像這正代表了他是一個武人。

和他相識不久，我便對他的工作和生活起了懷疑。整天，不見他做任何事情，總愛躺在房裡睡；有時睡醒了跑出來和我談話，還是打呵欠，伸懶腰，眼睛裡充滿着紅絲，叫着「睡沒有睡足」。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問他了：

「對不起，請問你擔任的是什麼工作？」

他笑了笑，伸着懶腰，打了一個深長的呵欠，說：「他媽的，我的工作，也好，也好。」

「我看你整天沒有什麼事情。」

「是啊，白天一點事也沒有，我是把日夜顛倒了的。」他笑着，兩顴上現出兩道很深的溝，揉了揉發紅的眼睛，又說下去：「我的責任是查夜，主要的查禁娼。他媽的，我總是到下午三點才睡，所以必須白天睡覺，來補一補呀。」

「噢——」我這才恍然大悟了，我時常早晨一起便發見女拘留所裡關着三五個或一二個的女人，據說是妓女，原來就是他抓來的。

「這個城裡的妓女很多吧？」我問他。

「他媽的，多得很哪，只這一條街上，便有二十多個。近年來生活艱難了，許多良家婦女，都被迫做了私娼。他媽的，真是越禁越多了。在一個小旅館裏，至少也要發現三五個，不過有些是很熟識的，不好意思得她們，就算不出放過去了。有時不高興和她進來，就在那裡打他一頓手板算了。所以帶進來的還不多。要不然，說真抓起來，恐怕連拘留所都容納不了的。」

「唔，原你這樣說，抓私娼——那不是很有趣的事嗎？」

「是呀！」他似乎高興起來了，兩個帶着血絲的眼睛，睜得更大，直射着我，緩緩的說：「我最常常把她們從被窩裡赤裸裸的拉出來的。昨夜在那個小客棧旅館裡，一共清出來四個，三個叫我當場打了手板，嘿，他媽的，我因敎了打得她們叫地打滾，哭嚎着喊媽，叫老爹的。另一個是很漂亮的，和我很熟，而且……，所以我不忍打她，在許多人面前，我只得裝着要帶她來，她嚇得跪在我的前面哭求，才算了。嘿嘿，他媽的真有趣。」他說到後來，又得意地笑起來，兩頰上現着兩道深溝。

「男的是不是也抓來呢？」

「不，不抓男的。在條法上，男的是不犯罪的。」他說着，搖着頭，現出嚴肅的神氣。

「你足識了很多妓女吧？」

「當然啦！」他伸出了大姆指來，晃了兩晃，搖着頭得意地說：「全××城，那個妓女不認識我李督察！不過有些好的和不漂亮的是我不認識的。我走在街上，時常看見她們兩個在一塊，有的指着我，向她的同行介紹。並且一邊說着，一邊笑着。有時竟跑到她家裡去，請我吃茶，吃烟，點心，招待的非常好。高興了還可以！……哈哈，他媽的，哈哈……！」他向後仰着身子，大笑起來，露出兩排黃黃的牙齒。

「受了她們的款待，你便不好意思再抓她們了吧？」

「是啊，碰到她時，抬一抬手讓她過去就是了。」說到這裡，他又現出了很嚴肅的神情。

「她們是不是都是很淫蕩的女人，對自己的職業很高興呢？」妓女的生活，心情，對於我向來是一個謎，這是我最希望知道的事。

「那裡喔，她們才痛苦呢。無論什麼客人，她都得裝出很高興的樣子，很親密地想盡方法討他喜歡。有的妓女，只要明天有飯吃，今夜有人叫，她就不去。」

「她們一夜能掙好多錢？」

「漂亮的，一夜可掙一二千，但茶房很會揩她們的油。有時還要受客人的氣，一夜得不到一個。而且她們總得穿啦，搽胭粉啦，花銷是很大的，所以總是落不下錢的。」

「噢——你們不用給她們錢吧？」

「當然囉。」他低了聲音說。「有時她們不們要招待吃飯喝茶，以至送我幾個花生哩。我剛才所說的，昨夜在客棧旅館遇見的那個好的，就曾一次送過我三千元。哈哈，他媽的，所以昨天我……哈哈……」說到後來，他又得意地笑着，伸出了三個手指。

「呀——」

「想到那一個赤標，可以買些化妝品給她們等着。她們都媽我，對我很好的買賣，她也不敢再去接客了。他媽的，得那我可有她們吃的東西，有一次，我通知××街上的那個伙兒，晚上要到她那裡去玩，那知我去了，她竟又接客去了。他媽的，我馬上回來帶着人去旅館，在××旅館找到她了。他媽的，硬是要帶她。她跪在那裡哭求說：『哎呀，李督察，你就好事嘛，我因爲別人沒有飯吃，才來了，明天等……』我沒有饒她，將她拖下去，便嚇壞人，把她帶來啦。隨了塊半個月，她媽的，可把這條她放出了。她媽的，得罪我……」

「唔——」我已沒沉在悲憤的無叙里，不能再聽進他的話了。

「唉，他媽的，我替日夜跑個了。這工作，也討厭，也好，嘿嘿……」他又笑了，但我覺得他笑得還沒有剛才得意而自然了。

「噢……」

他看見我已不說什麼興趣了，才慢慢地走回房里去。

和李督察員相處到已經二年了，我想，現在他大概還在那裡做著他那「也討厭，也好」的工作吧?!

# 「我沒有家啊！」

乙丁

鐘樓上被敲的汽笛，拖着綿長的聲音，長長的響了三下，已是深夜了。

小李給這嘩淙驚醒，抬起頭來看了看，四週沒有一點動靜。小李打了個呵欠，嘟嚷着：「王主任還不回來？十一點多鐘了！呵——冷死了。」

小李給着從長江江心裡吹來的風，打着冷顫卜卜的響；他把雙手緊自往袖管裡一攏，頭就枕在上面睡着了。

「吱——呀」房門開了。

王主任走了進來。

小李一驚醒，趕快站了起來。他看到王主任有氣的走到床邊，把大衣脫下往床上一摔，紅腫凸出的眼睛倒在椅子裡，他知道：今晚上一定又是賭輸了……

「死豬」王主任吼叫着「還呆在那兒幹什麼？」

小李嚇了一大跳，望着王主任發抖。

「打水來洗脚。快……」

過了十分鐘，小李悄悄推開門，站在門外打着抖；他害怕的望着王主任，「沒有熱水了」。

「混帳！」王主任吼叫着翻出白眼。

「灶裡連火種也沒有了。」

「混帳東西，難道還得我來跟你生火嗎？」王主任跳起來，在那小小的臉上打了兩巴掌。

這十四歲的小孩，那裡經得起這種打擊呢？小李當時就被打倒在地上。他只是用小手蒙住打青了的臉，不敢出聲的流着眼淚。他一面掙扎，他的膝蓋上屁股上兩邊跌了好多傷疤。

「媽的，不要你了。把衣服剝下來跟我滾蛋。」

王主任把衣服剝下來，丟他在冷風里哭着，抖着自外把門從里面緊緊一關起來，江上的風一陣比一陣緊。這時只有窗子上漏出一點光亮來。

「……有家子就好呢？我沒有家啊！」他坐了起來，眼看着江邊去，眼淚泉水一樣的從眼眶裡湧了出來，……………

# 敵後詩鈔

方冰

## 紅燈

烽火線上，
在遼遠的山脚下，在封鎖線的碉廟，
透過黑暗，出現一點紅燈，
它夠夠的閃耀着，像無限的話語，
向這邊招呼。

紅燈啊，
是敵佔區的老鄉，爲了同志的安全，
背着敵人自動地點起來的。
它忽的熄滅，報告危險，
它又閃耀着出現，招呼前進。

它閃動着，它招呼着，
是那麼期待，是那麼焦切，
說出了敵佔區同胞痛苦中懷着希望，
——正像這裡閃耀的紅燈！

## 擔架

砲聲在山那邊隱隱的響着，
——白色的河灘上，
走着一副擔架。

抬擔架的
是四個年青的婦女；
滴着熱汗，
才涉過河，褲子捲得高高的。

走着，
一個在批評一個：
——你不該遲到，
叫同志挨着痛，老等你！

太陽快要落山了，
擔架隊着……
白色的河灘上
拖動着擔架又長又大的影子！